

前 言

“四史”（家史、社队史、厂矿史、剥削阶级罪恶史）是工人、贫农下中农解放前的血泪史，是阶级斗争的真实记录，是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编写和出版“四史”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了配合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我社决定出版一套《四史丛书》，约三十种，预计在今后二、三年内出齐。

这套丛书的内容，主要是描写我省工人和贫下中农在解放前的黑暗年代所过的悲惨生活，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以及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揭露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另外，有些书还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书中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作者编写时，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

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

在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各级党委、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作者，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提供了很多生动的材料。但是，由于编者的水平所限，经验不足，缺点一定不少，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的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把这套丛书编得更好。

——編 者

1965年9月

統一書號：10088·575
定 价：一角二分

目 次

- 一、家破人亡…………… (1)
- 二、受騙…………… (6)
- 三、旧恨新仇…………… (9)
- 四、暴动…………… (15)
- 五、活進“万人坑”…………… (18)
- 六、馬大伯…………… (23)
- 七、一場誤会…………… (28)
- 八、人穷骨头硬…………… (32)
- 九、来到了后山…………… (36)
- 十、要活下去…………… (42)

走进大同矿区，你看吧：高耸入云的井架，高大的选煤楼，插入半空的烟囱，整齐的矿工宿舍大楼，奔驰着的运煤列车，滚滚的煤流，和那白云、青山、蓝天，构成了一幅壮丽动人的图画。看到这些，有谁不想在这里当一名英雄的矿工呢？有谁不想在这里多逗留一些日子呢？然而这是现在。讲到它的过去，这里到处是铁丝网、电网、机关枪、刺刀、皮鞭、警察和特务；到处是饥饿、疾病和死亡。

这里要讲的是一个矿工的家史。这个矿工姓马名生子。他本来姓“閻”并不姓“马”，七岁死了娘，九岁死了爹，变成了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孤儿。他吃尽了人间的苦，受尽了旧社会的折磨，曾经被扔进“万人坑”，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他“黄连孩儿”。他为什么姓閻又姓马，说起来，是一个矿工在旧社会的血泪史啊！

一、家破人亡

生子是河南省彰德府（今安阳）安家车庄村人。从他祖

父的时候起，他家就是个贫寒人家。他父亲名叫闾生堂，又名叫做闾石头。身板子结实，力气大，干起活来一个能顶俩，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实疙瘩。村里有个姓徐的恶霸，外号叫做“二闾王”，“二闾王”看到闾生堂为人老实，干活有力气，便在他的身上打主意。

还在生子刚出生的时候，他家里就穷得瓮底朝天，揭不开锅了。二闾王假慈悲，主动借给了闾生堂二斗粮。过了一年，生子刚满周岁得了一场病，二闾王知道闾生堂日子又过不下去了，便说什么小树怕风靠大树，穷汉没钱靠大户，又主动借给闾生堂二斗粮。

二闾王放的是驴打滚、利滚利的债，他那算盘珠儿“噼哩叭啦”的一磕打，闾生堂的债怎么也还不起，两间房给二闾王顶了债还不算，又给二闾王扛了三、四年长工。到头来，不仅没有把债还清，反而越还欠得越多了，变成了永远还不清的闾王债。闾生堂为此事，成天愁眉苦脸，说话也少了，虽然才四十多岁的人，腰杆儿却累得弯了下来。闾生堂还不完债，二闾王也不一次要清，二闾王的打算是：还不清就记在帐上，今年还不清还有明年，明年还不清还有后年，这一辈子还不清还有下一辈子。欠债是一条无形的绳索，地主要使用牠把穷人捆死。

一九四〇年，遇上了个大旱天，六、七两月没有落过一滴雨，太阳火毒毒的象个大火球悬在空中，烤得地皮焦裂了，脚踏下去就冒烟。庄稼全枯死了，树叶也旱得落了下来，展眼几百里望不到一点绿色，街头巷尾大道边，到处都横七竖

八的躺着饥饿的人，树皮都被人们剥去吃了，后来连树皮草根也难弄到，饥饿的人，能逃的便拖儿带女奔走他乡了。

二阎王怕阎生堂逃荒走了，便设下毒计，要把阎生堂拐骗到煤矿去做工。旧社会的煤窑是活地狱，穷人去了就活不回来，不是给把头打死，就是被无休止的劳动折磨死。听到“下煤窑”三个字，阎生堂无论如何也不愿去。二阎王见生堂死活不去，便冒起火来，瞪着大眼恶骂。阎生堂虽然为人老实，但有股子犟劲儿，便气愤地顶撞二阎王说：“要债没有，要人不去，凭你的本事办吧！”

二阎王气得脸发青，他家的狗腿子，杀气腾腾地要冲进阎生堂的家里。阎生堂气炸了肝肺，提了一根木棒，“忽”地由屋里跳出来，瞪着愤怒的眼睛，站在家门口，那架势是说：不怕死的就来，老子跟你们拼了！

二阎王见阎生堂虎生生的样子，心里也着了怕，喃喃咕咕地说了许多威吓的话，便和他的狗腿子一起夹着尾巴溜了。但事情并没有了结。

一天，阎生堂领着小生子挖草根回到家，一进门，见家里的盆罐锅碗全被打碎了，满地都是从那半截破水缸里流出来的水，没舍得吃的二斤粮食也被拿走了，门窗被打得粉碎。阎生堂一看就明白了，眼里顿时射出了怒火，咬着牙一动不动的在地上站着，随后深深的喘了一口气，跺着脚，“唰”的一声，由菜板下抽出了一把菜刀，转身就要往外走。

生子妈见丈夫要跟二阎王去拚命，便着了急，慌忙跳下地，扯住阎生堂的衣角，不让他去。

草支何去来司，了望去睡日人好器支何，人由则时春睡日八
。了必册去我定带小游勇的张前，人由则时，降我歌出册

附堂小... 王闾二 -
不... 工... 来... 回...

庭... 字个三 "富... 不" ...

人... 堂... 去不... 堂...
从... 千... 且... 突... 步...

本... 去不... 要... 育...
青... 王闾二...

堂主闾。里家... 堂主闾...
... 善... 来出... 里... 星... 由... 此...

... 来... 不... 近...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 王闾二...



闾生堂提了一根木棒，“忽”地由屋里跳出来，瞪着愤怒的眼睛，
才站在家门口，那架势是说：不怕死的就来，老子跟你们拼了！

閻生堂那里肯听，迈步往外走，生子妈死活扯着他的衣角，劝说着丈夫：“他爹，你想想咱们的孩子吧！”

閻生堂看看站在地上的儿子，看看炕上嚎哭的两个小女儿，石人似的站着，眼里的泪珠滚滚地落下来。

这时候，乡亲们要闻讯赶来了，一个个咬牙切齿大罵二閻王。那知这消息传出去，传到二閻王的耳朵里，二閻王对閻生堂有些害怕，便到日本鬼子的警察署，给閻生堂捏造了个“通八路”的罪名。鬼子便派出汉奸、警察捉拿閻生堂。閻生堂从乡亲们口里得到讯，暂时躲起来了。

閻生堂逃走了，生子妈累着两个小妹妹出不了门，小生子就担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这年生子才七岁。他每天提着个小篮子去摘树叶，剥树皮。沒多久，全家几口人脸色发了绿，皮肉绽开了口子。生子的两条腿肿得迈不开步，两脚好象有千斤重。他艰难地挪动着步子，仍就逐日出去找寻吃的东西。

有一天，小生子出门去讨饭，从早转到晚，也沒要下吃的东西，便拾了一把蒿草回家。他早已餓得舌焦口干、头昏眼花，踉踉跄跄地挣扎着回到家，刚迈进门槛，喊了声“妈”，就栽倒在地上了。他妈把他抱上炕，攥着生子捡回来的蒿草，眼睛直瞪瞪的看着，泪珠子噗簌簌地滴了下来。为娘的心如刀割，把儿女仨紧紧地搂在一起，连句话也说不出。

就在这天的晚上，閻生堂回家来了，一家人又悲又喜。可是，当他们刚睡下，二閻王的狗腿领着汉奸、警察来抓閻生堂。閻生堂跑得快才沒被逮住。

第三天夜里，閻生堂又偷偷回家来。他抱起两个小女儿，看着看着就掉了泪——他已经决意把她们给了人。生子妈起初不愿意，儿是娘身上的肉，她怎么舍得给人啊！夫妻俩商量了一夜，觉得把孩子给了人，让她们逃个活路，总比饿死强些。生子妈搂住两个女儿哭了半夜，天不明，閻生堂把两个闺女抱走了。

两个女儿给了人，生子妈整天疯疯颠颠的，听见谁家的孩子哭，她就喊着两个闺女的名字。这样闹了几天，又没有一粒米下肚，在贫病中，她一点生气也没有了。一天夜里，生子见母亲安安静静躺在炕上，以为是睡着了，他也不敢出声。到了半夜，他的父亲回来了，才知道他妈早已经断了气。生子“哇”的一声扑在母亲的身上，生堂跌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连哭也哭不出声来了。

当天夜里，閻生堂用一领破席子捲起妻子的尸体，埋在村外，把家里仅有的一张破被子带上，父子俩含着无比的悲愤和仇恨，悄悄离开了家乡。

二、受 騙

父子两人一路走，一路要饭，来到了彰德府。生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城，他看到在这喧腾热闹的县城里，也聚集着很多很多逃荒的人。在城里讨饭也和农村一样，不容易讨到吃的，只好从街上捡些豆皮、果壳放在嘴里嚼一嚼吞下去，生子饿得浑身好象给抽去了骨头，软得爬也爬不起来了。他

父亲刚把他抱到一家舖面的屋檐下喘息，突然听到有人喊：

“东街有招工的，赶快去报名！”他父亲便慌忙挣扎起来，背着生子挤过人群，来到东街。这里果然有一个头戴细洋草帽、身穿绸衫的人，站在台阶上，向着流浪在街头的穷人们大声吆喝。他一会儿说，一会儿笑，一会儿手中挥舞着文明棍儿，讲得天花乱墜。别的话閻生堂不理解，他只听懂：到了北平有活干，吃得饱，賺錢多，干上两年就能发了财。閻生堂倒不想发财，只要孩子不受饥就行了。于是，他便挤上前去，向那人问道：“先生，我也去，我有个不会干活的孩子，能让我带上？”

那人用文明棍指指生子，笑嘻嘻的说：“再过几年这不也是条大后生么！行行行！”

于是，閻生堂报了名，那人当下就给了他五元伪蒙疆币，把父子俩领到一个拥满了人的大院子里。那院子里太挤了，挤得人们几乎插不下脚。下午，那个穿绸衫子的人，带来了鬼子兵，拿着刺刀把院子的门口看守起来，有人悄悄的传话说：招来的人全要送到大同煤矿去下矿井。这消息立刻在院子里传开了，人群混乱了，吵吵嚷嚷的叫着，要拥出院门去。那知院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兵，挤出去的人都被鬼子赶回来。那穿绸衫子的人站在院子里对大家说：我确实确实是让你们到北平，给皇军修铁路、盖房子，不是去大同煤矿，皇军守住门是为了保护大家！

当天晚上，生子父子俩和院子里的四百多人一起被装进闷罐火车。

车轮“咯噔咯噔”的响着，火车不断发出“呜呜呜”的吼叫，车厢里的人摇摇晃晃，有的人慢慢睡着了，发出了鼾声。火车开到了北平，停都没有停，拐了个弯一直又向西开去。

火车开到了大同口泉车站，下了车，一队端着雪亮雪亮刺刀的鬼子，把这四百多人围起来。看到这，閻生堂的心碎了。他看都不敢看儿子一眼，咬着牙，暗自偷偷的落泪。他们一群人被鬼子兵用刺刀赶着走向煤窑。一路上有的走得慢了鬼子就用枪托子打，用大皮鞋踢，有的掉了队，想钻进庄稼地里逃跑，鬼子兵就开枪打死。走到忻州窑的山沟里，他们看到了沟旁、道畔到处都是死人骷髅，到处都是狼狗拉开了肠子的尸体。小生子拉住父亲问：“爹！咱们这是往哪里走？”

他父亲用力拉住孩子的手，没有吭声。

生子看看父亲的脸色，不再问了。走着走着，他说：“爹！我害怕！”

他父亲轻轻的说：“好孩子，不要说话了！害怕你就不要看，把眼睛闭上，我背着你！”

小生子紧紧地闭着眼睛，趴在他父亲的背上，一直来到了忻州窑煤矿。这里是些黑洞洞的矿井，低矮的木头井架，煤斗车和光着屁股、剩了一把骨头、满身墨黑的工人。大伙都想看个究竟，拿枪的鬼子凶恶的喊叫着，把他们一直赶到南山坡上三层电网围着的大房子里。这房子有十多米宽，七、八十米长，墙上没有泥皮，炕上没有席子，到处是灰

土、烂糜糠。人们一看这光景，有的哭，有的骂。

三、旧恨新仇

閻生堂就这样开始了矿工的生活。

每天，鸡叫头遍矿工们就被鬼子用刺刀赶下矿井去挖煤，太阳落山才被押着回来。那时，生子小，不能干活儿，留了下来。木栅栏外面是电网，电网外边是“万人坑”。

“万人坑”就是堆死人的地方。那里堆满了残伤病死的工人，乌鸦争食，狼狗嚎叫，“嗡嗡嗡”的红头绿苍蝇一团一团的飞着。他不敢走出去，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盼望着父亲回来。

一天晚上，閻生堂正接着生子睡觉，一根木棒“梆梆梆”的在他的身上敲打着。生堂睁眼一看，原来是从河南把他们骗到大同的那个人。这家伙名叫马明华，是日本鬼子忻州煤矿第七号包工大柜的大把头。閻生堂早就想找他说说理，可是一直没有见到，这时他怒火从心头燃起，一个骨碌爬起来，瞪着两只冒火的眼睛，站在马把头的对面，大声质问道：“你那时花言巧语，原来是把我们骗了！你赶快放我们走，我们要回河南去！”

马把头冷笑了几声，说：“算了吧，算了吧！既然来啦嘛，就应该老老实实干下去，省得麻烦！”

大房里睡着的人，都被吵醒了，看见了马把头，有的怒冲冲的跑过来，指着马把头骂着：“你这个骗子，把我们骗

了，你赶快开门让我们走！”

马把头一看愤怒的人群将他包围了，慌忙放下笑脸，说：“喂，伙计们！不要这样！眼下情况不好，大家吃的住的是要受些委屈，这我知道，我也向皇军写过呈子，过些日子都好办……”

人群中的一个青年小伙子听了忍耐不住，冲着马把头大罵：“放你妈的狗屁！我们要走。伙计们！来，打死这鬼崽子！”

那些躺在烂糜糠上，头枕石头、炭块的人们也都站了起来，一拥而上，马把头吓得浑身发抖，一步一步向后退。这时候，大房子里的吵嚷声，惊动了外面巡逻的鬼子兵。十多个持着刺刀的鬼子兵，踢开门凶煞煞的进来了，问马把头：

“马头儿，这里的什么的干活？”

马把头立刻换了一副奴才相，先点头哈腰，然后用一双凶恶的眼睛向四周扫视了一圈，把牙狠狠一咬，指着那个青年小伙子说道：“太君！这个小子要造反！”

鬼子兵听了，恶狠狠地拥上去，将那青年小伙子痛打一顿，用刺刀逼着拉走了。房子里的人们个个握紧拳头，眼里冒着怒火，可是赤手空拳怎能和敌人硬拼。这时马把头叉开腿，站在地上喘了喘气，叼了一支香烟，对大家喊道：“都看见了没有？谁有胆量闹事这就是榜样！我老实告诉你们，不吃膏脂不肥，不坑穷人不富。我就是让你们来给我出煤的！想走你们走不了，想回你们回不去！老老实实的干下去，你们还能多活几天！不然，哼！……”

人们听了一个个咬牙切齿，恨在心里。马把头刚才被臭骂一顿，心里怒恨不已，便又走到閻生堂的跟前，用木棒敲敲他的腿，说閻生堂一个人干活儿，两张嘴吃饭，从河南到大同的火车费还没还，来的时候给的五块钱也要还。

閻生堂见这个家伙这么狠毒，愤怒得打着哆嗦。本来他跳起来可以卡住脖子把这个家伙扼死，但他知道这样做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后果。因此，他不得不忍着气，改变着口气说：“马先生，钱是你发给我们的，人是你送来的，我怎么还欠你的火车费？”

马把头立刻火了，把半截香烟狠狠的扔掉，瞪着眼说：“你说什么？好你个穷小子！你敢说没有欠我的火车费？那你跟你的儿子是怎么从河南来的？你们长了翅膀吗？”

閻生堂硬顶住和他讲理，马把头怒吼了起来：“我看你不识好歹！欠债不还，还要讲理！赶快给我拿来！”罵着，伸手就去抢他们盖的那张破被子。閻生堂那里能忍得下去，便抓住被子顺手狠狠的一抽，马把头跟着在地上摔了个跟头。马把头爬起来，气得呼哧呼哧出气，挥起棍子劈头盖脸的向閻生堂打来，一阵功夫，閻生堂就被打得倒在地上了。马把头抱起被子就走。閻生堂拼上命，狠狠的爬起来，将马把头的腿抱住，马把头一迈步朝前摔了下去，爬起来挥起木棒又朝閻生堂打来。大房子里的人愤怒极了，纷纷嚷道：“住手！你敢往死欺侮人！”

马把头一见众怒难犯，指着閻生堂说：“好吧，穷小子，以后咱们再算帐！”说着拿上被子走了。

小生子把父亲扶起来，给父亲揩着脸上的血。第二天鸡叫头遍，矿山的汽笛“嗚——”的长吼起来。门“咔嚓”一声被踢开了，几个鬼子兵拿着刺刀，马把头的几个打手，提着皮鞭棍棒进来了。他们吼喊着，大罵着，乱打着，催赶着人们下井挖煤，人们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就被撵出院。閻生堂被马把头打得浑身疼痛，爬都爬不起来。一个鬼子兵见他躺着不动，便把刺刀顶在他的胸口上说：“叭咯！你的大大想偷懒！”

閻生堂说：“我病了，不能下井，让我歇一天吧！”

那鬼子兵罵道：“你的通通的下井！病了的不行！”接着就用枪托子打生堂，边打边把生堂赶出了院。生子见父亲挨打，便“爹爹”的哭叫着，跟着他父亲跑去。那鬼子兵见生子拉着他父亲不放手，便朝他踢了一脚，生子仰面朝天倒在了地上。等他起来，不知父亲被弄到那里去了，也不知道他父亲能不能回来，便坐在大房子里哭着，哭着，正哭得伤心，一个家伙跑过来，伸手将小生子的脖子紧紧的扼住。生子喘不上气，满脸憋得通红。那家伙放手后，生子吓得“哇”的一声拼命的大哭起来。那家伙朝生子踢了几脚，大罵着：

“你再哭，老子把你打死！”生子还在哭。那家伙气得抓住生子吼道：“你再敢哭，老子把你扔进‘万人坑’喂狗去！”听到扔“万人坑”，生子吓坏了，不再哭了。那家伙这才把生子狠狠的向老远的地方一扔，生子只觉得脑袋“轰”的一下，耳朵里发出了尖叫，再什么也不知道了。

生子醒来后，爬起来，用手摸摸嘴，口上是鲜血，用手

摸摸脸，脸上是鲜血，但他又不敢哭。天黑了，几个工人把他的父亲抬回来了。他父亲紧闭着眼，一动不动，脸上身上到处都是血，一条腿上的骨头渣渣儿露在了外面。

原来，閻生堂清早被鬼子们用刺刀逼下井里，马把头要报复，把他父亲派到一个坡度很陡的巷道里去推车，并让两个手提皮鞭的监工跟着，稍微慢点就打，鬼子们每天给工人们吃的是煮高粱、煮黑豆。他父亲每天领到一份还得给马生子吃一半，身体早就饿垮了，再加上马把头的毒打，身上的骨头到处痛。他推着，推着，拚命的推着。突然两腿一软，眼一黑滑倒了。那推着的煤车从坡道上滚下来，一个车轮从生堂腿上轧过去，生堂的一条腿断了。

生子看见他父亲那惨状，“爹呀”大喊了一声，扑在他父亲的身上大哭起来。生堂醒过来，看见了生子，浑身颤动着，双手打着哆嗦，捧着儿子的脸，两眼泪汪汪的说：“孩子，可怜的孩子，你要牢牢记住，爹叫他们给害了，你长大要给爹报仇！爹…爹活不成啦，可苦了你了……”

生子听他父亲这么一说，爬起来摇着父亲的头哭着说：“爹！爹！我不叫你死！我不叫你死！你不能死！……”

他父亲紧紧将他抱在怀里，说：“孩子，爹不死，爹不能死，……。”

不久，閻生堂的腿上化了脓，生了蛆，痛得动也不能动了。马把头见他不能干活儿，便把他父子俩赶到电网旁边一间专门装半死人的房子里，并停止了一切吃喝供应。这样一来，生活重担落在小生子的肩上了。他每天捧着一个破碗，

沿着大房子向工人们讨饭。鬼子只给每人每天发六两煮黑豆、煮高粱，大伙自己虽然不够吃，但是都同情小生子，不论多少都要给他一点。他们就这样地苦熬苦受着。一天，生子满满的讨了一大碗饭，这是他讨得最多的一次。他想：今天能叫爹饱吃一顿。他加快脚步往回走，离那个破房子老远就大叫起来：“爹！爹！……”半天，破房子里没人应声，他的心突突突的跳起来，慌慌忙忙的跑进破房子里一看，他的父亲不在了，只留下铺着的烂糜糠。他到处大声的叫着，始终没有再听到爹的应声。他一下子全明白了，他父亲根本不能行动，怎么会离开这里呢？他浑身颤动着，头发根都扎起来，手捧的饭碗“当”的一声落在地上打碎了，高粱豆粒蹦跳着滚了满地。生子大声的哭喊着：“爹——爹——”拼命的朝着电网的东南角跑去。因为他知道，那电网外面就是“万人坑”，破房子里陆续拖来了二十多个病人，一个一个都被扔进了“万人坑”。他爬到铁丝网上一看，他父亲躺在那遍地白骨血污的大坑里，四、五条恶狗直着尾巴，嚎叫着撕扯他父亲的尸体，腿肚子上的肉全被吃光了，肚肚肠肠流了出来。他看着看着，两眼一黑，便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再什么也不知道了……

四、暴 动

生子又回到那原来的大房子里。他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他变成了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孤儿了；他牢牢记住父

亲生前的话，在他幼小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决心要替父亲报仇。生子捡了一个大铁钉，一有空，就在石头上磨，把铁钉磨得锋利了，他还在磨。他打算用这个钉子从马把头的后脑勺子上扎进去，把他扎死。小生子天真的想法埋着多么深的仇恨啊！他想：要是遇到马把头睡着了的时候，他就敢扑上去一钉子把他扎死。他一直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有一天，“嗡嗡嗡”一阵响声，三辆黑色的大卡车，满载着穿白衣服的大夫开进矿山来了。一阵功夫，矿山四周布满了鬼子兵的岗哨，把矿山包围得严严实实。矿山混乱起来，鬼子用刺刀成群成群的把工人、家属赶下了沟底。究竟鬼子把人们赶到那里干什么？小生子仔细的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清楚，只听得孩子哭，妇女喊，鬼子凶恶的叫骂。过了一会，电网东南角下的“万人坑”冒起了冲天的黑烟，接着是“爹娘老子呀”的一阵惨叫。他忙跑去看，见鬼子兵和把头把几个工人的手脚用铁丝拧在一起，投进大火里活活烧死。惨叫声撕裂了人的心肺。生子不敢再看下去，一口气跑回大房子，心里还“咚咚咚”直跳。晚上，下井的人都回来后，他才明白了白天发生的惨剧的真象。

原来，矿山上的人死得太多，发生了霍乱（瘟疫），鬼子怕蔓延，影响他们掠夺煤炭，又不给工人们治疗，便派来了大批大夫，用玻璃管子挨个的从人们的肛门里抽取粪便，发现了稀屎，就说生了霍乱病，便用铁丝将手脚拧起来，抬到“万人坑”里活活烧掉。这一天就活活烧掉了四十多个活

人。

第二天夜里，工人们回来后都没有睡，默默的坐着。不多久门开了，进来几个高身大汉，有一个压低嗓门对大家下着命令：“弟兄们！准备好，今天一定要闯出去，灯一灭就开始行动！”房子里的人立刻忙起来：有的在收拾东西，有的用绳子绑破鞋，有的把窗上的木档子拔下来，插在乱糜糠底下。

这是矿区地下党为拯救被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的工人而酝酿已久的一场斗争。由于近日鬼子在矿山成批地活活烧死工人，工人们不能等着死，暴动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

突然，矿山的气笛大吼起来，电灯熄灭了，房子里的人们抽出了木棒，断窗档子，拿着东西冲出了房外。小生子被一个老工人拉着也跟了出来。矿山上一片黑暗，所有的电灯都熄灭了，那电网上的红灯也看不见了。人们拆电网，砸碎电网圈上的门，四处向外逃跑。矿山轰动了，响起了奔跑的声音。驻矿的鬼子兵、矿警队慌了，吹起了集合哨子，恶叫着，“噠噠噠”地乱放起了机关枪。小生子忙向拉他手的老工人问道：“伯伯，我们往哪里跑？”

那老工人生气的回答道：“后山！解放区！向西跑！那里面有我们的人。不要问了，这是什么时候啊，你还要说话！”

小生子再不敢多问了，便紧紧的抓住那老工人的手拼命地跑着。跑着，跑着，对面有人喊道：“站住！不要跑！开枪啦！”接着对他们开了枪，子弹“嗤”的从他们身旁飞过去。奔跑的人们慌了，生子吓得摔了一跤，四外黑漆漆的，

伸手看不见五指，爬起来后就找不见那个老工人了。对面传来枪栓“嘩啦嘩啦”的响声，有人向他的身边走来，他断定这来的是鬼子，便靜靜的在地上趴下来，大皮鞋的声音“咔嚓咔嚓”的从他的耳朵边响过去。他站起来后，心慌意乱，只是一股劲向西跑！向西跑！直跑到天明，谁知道是怎么搞的，他一看却跑到矿山的东边来了。这东边是煤峪口矿，那里也有鬼子兵。那些鬼子兵端着刺刀，乱放著枪，有的还骑着马，奔跑着，将一些在黑暗里跑错了路、沒有逃掉的人赶了回来。生子不敢再跑了，便是一条小土沟里趴了下来。眨眼功夫，一只脚重重的踩在了他的背上，他回头一看，一个鬼子把刺刀尖儿伸到他的鼻尖上了。接着在他的屁股上又是一脚，喊着：“小孩！通通的回去！不回去死了死了的！”他知道，这时只要他慢走一步，那鬼子的刺刀就会穿进他的胸膛，他赶忙站起来，跟着那些沒跑脱的工人一起回到了煤矿。

五、活进“万人坑”

这次暴动以后，沉重的打击了敌人。矿山的井口停止了出煤，鬼子们也停止了火烧活人的行动。那个大房子里显得空蕩蕩的，只剩下一少半人了。鬼子只好想尽一切办法充实劳力，恢复井口出煤。

有一天，马把头来到大房子里，看见了小生子。马把头瞪着两只眼睛，用鼻子哼着，向他罵道：“好你个狗崽子，

你父亲欠了我的债，我还等你还！你也不想逃跑？狗日的，我叫你的鬼魂儿也逃不出我的手去，你给我下井干活！”马把头拿来了一个柳条帽，一盏电石灯，又踢又打，把小生子赶下了矿井。

那年小生子才九岁，站起来还没有一篙把高。下了井，不能推车，不能装煤，马把头要他提着小油壶在马机道上给地滚子注油。

有一次，他提着小油壶在巷道里走着走着，发现巷道长得没有个尽头。他心想，也许这巷道通到地面，他可以从这里逃出去。他等监工走开的时候，便提着灯向里面走去。他越向里走，巷道的变化越大，先是没有了支架石头的木棚子，后来是有了水，再往前走，一人高的巷道，只剩下个尺把宽的缝子，他再没有可走的路了。怎么办？返回去吧，不，绝不能回去！回去就再逃不出来了。他停下来想了想，拿灯照了照缝子似的巷道，只见前面黑古隆咚的。他探明前边没有塌死，可以爬得过去，便用嘴咬住灯，从那窄窄的石头缝里爬过去，爬了一阵，一看，前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采空了煤的古塘，里面“嘩嘩嘩”的流着水，吹着阴森森的寒风，那些大的岩石块子，灰白灰白的裂开了，呀呀喳喳，好象一个个巨大的虎口要把人吞掉。他看着看着，突然一块大岩石塌了下来，发出了一阵巨响，吓得他向后一退，摔了个跟头，那电石灯掉在地上熄灭了，四外顿时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生着气赶忙往回返，但是再找不到爬进来的那个岩石缝子了。他先是害怕、发慌，想大声吼叫，后来就镇静

了下来。他想，也许再向前爬，就能找到了通向地面的出口。于是他摸着黑，从那些呀呀喳喳的石头下面爬过去，只希望能看到一点发亮的地方。他爬着爬着，不知爬了多少时间，手脚和膝盖磨得发痛，胳膊腿子都发困了；嘴里发干，肚中饥饿，慢慢就什么也感觉不出来，身上没有一点力气，再也爬不动了。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一盏矿灯照到他的脸上，来人惊呼：“啊，起来！起来！你这么小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小生子挣扎起来一看，是一个老工人。他问道：“我走迷路，出不去了！你是从哪里进来的？”

老工人说：“巡风道的，除了我，别人谁敢到这里？”

小生子原来是爬到矿井的回风巷里了。老工人把他拉起来，给他吃了点干粮，又给他找了点水喝，然后把他送回原来干活的地方。

小生子这次逃跑没有实现，但他那逃跑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了，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要逃跑。不过他明白了从井下根本不能找到通向地面的出口，便在那大房子圈着的电网孔子上打下了主意。他上井以后，便常到电网圈子里偷偷的转游，寻找着逃跑的机会。有时候他看到从电网下逃跑、被电打死了的人。不过他不怕，他下定了决心。

一次，汽笛叫过以后，鬼子们用刺刀把大房子里所有的人都赶出来，站在院子里排队，准备下井。那时天色漆黑，电杆上的几盏电灯也不太亮，小生子趁着人们混乱的时候，身子一闪溜到黑暗的地方，趴下来，等到那些下井的工人被

赶走以后，电网圈子里静下来了，才找了一根木棒，爬到电网跟前，伸出木棒，将电网丝撬起一个缝，然后趴下身，在电网下匍匐着爬行。他立刻感到万分的紧张，身子虽没有挨到那电网上的铁丝，可是和触了电一样，胸口直跳，头上冒汗，他懂得，在这一瞬间，只要他身上的任何部分一触到电网上的铁丝，他就完了。他挺着身子，直着腿，憋住气，小心向前爬着。头顶上的电网丝移到了他的背上，移到了他的腰上，一直移到了他的脚跟上。他这才长长的喘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他简直象出笼的鸟儿，撒腿就跑。可是他根本弄不清方向，去后山解放区该向那里走？天墨黑，路又不熟，他只好沿着一条小道走着，想向西边山坡上跑去。出乎他的意料，下了沟底，却走到了井口上来了。几个鬼子兵拿着刺刀在那里站岗。他不敢再走，便绕着圈儿，又向西走。可是没走多远，只听得背后有人大喊：“站住！狗崽子！你往那里走！”

小生子的脑子里立刻“嗡”的响了一下，差点儿栽倒。他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电网圈子里督察队的一个家伙。这家伙是专门给马把头抓人的。小生子撒腿就跑。但没跑几步就被那家伙抓住了，一把将他提起来，狠狠的向地下摔去，接着用脚在他身上乱踢一顿。生子眼睛发黑，耳朵里“嗡嗡”直叫，脑子里迷迷糊糊，只觉得一条胳膊发痛，身子在地上“嘶啦嘶啦”的磨着，好象做恶梦一般。醒过来后，睁开眼睛一看，他已又回到那电网圈着的大房子里了。他伸手一摸背，一看是血，伸手一摸腿，一看也是血，胸脯上、胳

小野野，樹木崩一丁姓下，下朱不轉里，中國阿由，氣以張我
 升，長不飛氣然，這全一法對絲阿由科，樹木出叶，前則阿



滿空烏鴉“嗚哇嗚哇”的飛叫，一群惡狗流着涎涎一步
 步向他逼來……

膊上几处磨去了一层皮，衣服也都撕扯烂了，嘴里塞满了沙子，浑身痛得象刀割似的，动都不能动。

从这以后，小生子不能下井干活了，每日爬着在大房子里讨起饭来。不久，他就病倒了。嘴干、鼻燥，发起了高烧，却又冷得发抖。他低低的呻吟着，躺在那里再也不能行动了。一连四、五天水米不沾牙，他的脑袋昏昏沉沉，嘴里说着胡话。

马把头来查房子的时候，走到他身边看了看，在他身上踢了踢，恶狠狠的说：“唔，狗崽子，是你呀！老子还等你还债，你要死啦！”接着大喊道：“来人！给我把这个狗崽子扔到‘万人坑’喂狗去！”

转眼间，门外闯进来几个狗腿子，把小生子拖出大房子，在模糊中，他突然看到那棵枯干的杨树，不禁叫喊起来：“呃！‘万人坑’！……”顿时天旋地转，他被扔进“万人坑”了。

过了一阵，小生子清醒过来了。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爬着，到处是一滩一滩的血，一堆一堆的白骨，一具一具的尸体，满空乌鸦“嗚哇嗚哇”的飞叫着，几只恶狗瞪着血红的眼睛，对着他“汪汪汪”的嚎着，流着馋涎一步一步地向他逼来……

六、馬大伯

小生子见那些野狗流着馋涎向他扑来，就在这时候，他

听到背后有人大声吆喝着狗，接着几块石头飞向野狗，野狗扭回头跑了。小生子回头一看，见一个老矿工朝他走来，老矿工安慰他不要怕。

这位老矿工，叫马德胜。他为人刚直，脾性暴躁，是个硬老汉。他从小下窑背煤，对井下的每一个地方都很熟悉，不管鬼子的监督多么严，只要下了井他就能从那些与巷道相通的旧煤窑口子逃出来。因此，他比别的矿工们自由。小生子在马机道上给地滚子注油的时候，就常常跟他在一起。有时小生子饿得受不了的时候，这老矿工常常拿出自己的干粮给他吃。小生子亲热地叫他“马大伯”。

看见马大伯，小生子张开两手大喊着：“大伯！大伯！救救我！救救我！……”

马大伯愤恨的咬着牙，脸色铁青，骂道：“这些丧尽良心的家伙，这么点点的孩子有啥罪？活活的往‘万人坑’里扔，这是一群野兽！”接着把小生子抱了起来。

小生子好象又见到他的父亲一样，双手抱着马大伯，紧紧的贴在马大伯的胸脯上，“呜呜呜”的哭了。

马大伯摸着他的头，说：“别哭啦，可怜的孩子，跟我走！”他们沿着一道小土沟走到一堆乱石头旁停下来。马大伯将那些乱石头搬开，露出一个从土崖上挖的小洞，然后把小生子抱进去。

这个小洞不大，被烟熏得漆黑，里边空空的，除了一条石板铺的火炕，一个做饭用的破锅，盛水用的破缸外，再什么也没有了。

马大伯把他放在炕上，在破灶里生起了火，土窑洞里立刻暖和了一些。

马大伯走到小生子的身边，摸他的头，象炭火一样的发烫，没有响声就赶忙盛了碗水，灌进小生子的嘴里。可是小生子紧紧的咬着牙，闭着眼，断断续续的呼吸着，点水也滴不进去。马大伯赶忙爬出土洞，用石头把土洞的口子封住，走了。

过了不久，马大伯请来了一个花白胡子的医生。破灶里的火烧得很旺，一个小砂壶子在上边滚沸着，满洞子里充满了清香的药味儿。小生子觉得奇怪：双手撑着炕要爬起来。那花白胡子医生却一把将他按下说：“慢着，慢着，不许动！”小生子又躺下来，他还不知道他身上还扎了许多针哩。

以后，小生子又吃了两服药，不久病就好了。

矿山上的一场暴动，使小生子懂得了游击队和八路军是救穷人的。他的心和游击队、八路军贴在一起了，他在矿山再也呆不住了。他向马大伯问道：“大伯，游击队、八路军在哪？我要找他们去。”

马大伯说：“在后山上，你这样小，找到人家你能干了个啥？”

小生子说：“我要给我爹报仇！”

马大伯摸着他的头说：“唔！孩子，你有志气，这仇咱一定要报，绝不能饶了他们！可游击队没有一定住处，你到那里去找？再说，他们每天要打仗，人家怎么能要你？”

小生子抢着说：“我一定能找到他们，他们打仗，我也跟他们去打仗，我不怕！”

马大伯拒绝说：“不管你说啥，我也不能让你去！”

马大伯怕生子自个走掉，一直不让生子离开这个破土洞子。他每天清早下窑的时候，总是用石头将土洞子堵起来，把他关在里边，小生子的心里却一直想着到后山去。一天，他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从破土洞里钻了出来，想趁着黑夜人看不见，向后山逃跑。恰在这时，马大伯回来了，向他喊道：“你给我回来！你怎么不听我的话？你不想活啦？一个人跑出去，矿山上的狼狗那么多，不把你给吃掉！”

生子说道：“不，大伯！我不在啦？我要走！我不怕狼！”

马大伯生了气，说：“管你怕不怕，往后你得听我的话，现在我不能让你走，要走等你长大再走。快，跟我回去！”接着把他拉回了土洞子里。

小生子“呜呜呜”的哭了起来。

马大伯沉默了。过了一会，想了想，给小生子讲了他的身世。这马大伯也是个受了一辈子苦的人。他从小就下窑背煤、刨煤，窑主欺侮他，他一气之下不干了。他又给地主放羊，地主也欺侮他，他又不干跑了。后来，他又学会拉洋片子，沿街卖唱。可是，不管干啥都得受老财、恶棍的欺侮，到哪里也没有生路。终于又回到煤矿背煤、挖煤。马大伯对生子说：“世上的苦，我算是受尽了，老财、窑主、把头、日本鬼子，都是咱穷人的仇人，长大了要给你爹，给所有的

穷人报仇！”马大伯又告诉生子：矿工们已经组织起了游击队，就住在后山，可是鬼子沿路安岗站哨，便衣特务到处都是，要到后山也得找个门路，瞎闯是不行的。马大伯说完，将身上的破袄一脱，现出了红一块紫一块的疙瘩。生子很觉奇怪，问道：“怎么啦？大伯！”

原来，为了给生子治病，他每天偷偷的从小煤窑背煤到十几里以外的农村去卖，好给生子抓药。生子听完马大伯的身世，又看马大伯为他受苦的样子，眼泪噗簌簌的流了下来。大伯安慰他：“你长大了去找八路军，给穷人报仇！”

小生子趴在马大伯的膝盖上说：“大伯，你的话我记住啦！以后我要好好的听你的话。”

马大伯仅仅在那破土洞子里歇了两天，背上的伤稍微好了一点，便拿起油灯，戴上柳条帽，提着洋镐，又去下窑背煤。小生子拉住马大伯的手说：“不，大伯，我不能老让你养活我，我也跟你去背煤！”

受了一辈子苦，没有听过一句知心话的马大伯，听生子这么一说，眼里滚出了热泪，拍拍生子的肩膀，笑着说：

“啊呀，你这个小东西，这么小，倒懂得疼人啦。好吧，你就跟我一起走吧！”小生子便给马大伯扛着洋镐，跟着马大伯，来到一孔不大的小煤窑干起活来。

从此，小生子跟马大伯一起背煤。不久，那孔小煤窑给日本鬼子查封了。生活逼得没办法，马大伯领着小生子又回到日本人管的矿井里。

冤家路窄。就在他们下井的第一天，马把头走到他们的

跟前来了。他凶恶的瞪着两只眼，看着小生子骂道：“好呀，你这个狗崽子，没让狼狗把你吃了，你还活着，走，跟我干活去！”

马大伯手里提着镐，慌忙跑上前去解释说：“先生，认差人了吧，这是我的儿子，他那点不对，你找我说话，他是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呀！”

马把头指指小生子，向马大伯问道：“他姓什么？”

马大伯说道：“这还用问，我姓马，我的儿子也姓马！”

马把头又将马生子打量了一番，走了。

从此，姓阎的生子就改为姓“马”了。

七、一場誤會

马大伯对马生子比亲生的儿子还亲，有点吃的，自己舍不得吃，先给马生子吃，有点穿的，自己舍不得穿，先给马生子穿。一有空就教马生子学手艺，讲做人的道理。马生子做得不对了，他就训斥他一顿。马大伯希望他长大了能够做一个正直刚强的工人。马生子呢，对马大伯也十分尊敬，凡是马大伯要他做的事，他一概照着去做，凡是马大伯讲的话，他总是好好听从。马大伯的身体很不好，他同样十分体贴马大伯。为了不让马大伯受累，每天下班回来一路上扛锹拿镐，总是他的，回到破土洞子里生火、做饭、打水、弄柴，他总是抢着去做，好让马大伯多休息一会儿。他们互相关心，互相依靠，互相体贴，一起熬度着苦难的岁月。

一九四五年的九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他们高兴得淌下了眼泪。但是，那些没有逃掉的鬼子、汉奸却还在作威作福，他们不止是打人黑人，而且在井口上放了火，燃起炸药包，破坏机器。机器是矿山的命根子，破坏掉井上的机器就再也不能下井了。马大伯气愤的骂道：“嘿！鬼子尾巴长不了，有人会收拾你们的！”

马生子也急得瞪起了眼，问马大伯，“大伯，咱们的人怎么还不来呀？”

有一天，东边的山坡上扬起了一片滚滚的尘土，一队军队开到矿山来了。但是，来的是国民党的军队，不是人们盼望的八路军。这些国民党匪军，到处抢东西，捕杀工人，和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不同。马大伯看到这情景，完全失望了，他气得发抖，回到破土洞子里，背煤得下的肺病又发作了。他咳嗽着，气喘着，胸脯鼓涨鼓涨的好象填满了东西。

自国民党军来了以后，没有工做，粮价也一日三涨，马大伯的破土洞子里，没有一把面，没有一粒米，人病了，连一碗稀汤都喝不上。马生子急得拍手跺脚的，叹着气对马大伯说：“大伯，你一个人呆着，我出去赚些吃的来。”

马大伯挣扎起来阻拦说：“不，你不能去，孩子！让国民党兵碰上了，会把你抓去的。”但是马生子看着马大伯那一动不动的模样，他的心象油煎般的难受，他急了，对马大伯说：“大伯，我可不能眼看着你活活的饿死，我得出去弄点吃的去！”

马大伯睁开他那干枯的眼睛，看看马生子，轻轻的问

道：“孩子，这年月，买不能买，借不能借，背煤没处背，干活没人要，你到哪里弄吃的？别去啦，去也是白去。”

马生子说：“不，大伯！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能给你弄回吃的来！”

马大伯见马生子说得很有把握，对他生了疑心，便睁亮了眼睛，挣扎着欠起身来对他说：“孩子！你可要知道，咱们是工人，要靠挖煤、卖力气吃饭，可不能胡来，丢人的事，咱们可不能做，知道不？”

马生子说：“大伯！我知道，你不是常常跟我这样讲么！我是想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活儿！”

马大伯吞了看马生子的脸色，这才说道：“好，你要去你就去试试吧！可要小心，不要让他们抓去了！”

马生子应了一声，走出了破土洞子。

矿山上兵慌马乱，饥饿逼人，马生子从早晨转到中午，连一个可说话的人都没有找到。他便走到山下的小村庄，但村里家家户户紧闭着门，街上连个人影儿也没有，便又返回来。

马生子正走着，矿山的南场传来了吵闹声。就在这时，有人喊：“生子，大伙把鬼子留下的仓库抢了，快走，咱们也弄点吃的去！”

马生子和别的工人相跟着，来到了南场仓库。一拥群的人拥进拥出，仓库已被人引火烧着了。马生子高兴得朝里面跑去。他刚跑到门前，枪声乒乒乓乓的在后面响起来，国民党的兵赶来了。顿时，喊叫、哭嚎，乱成一团。马生子想起

了马大伯，便鼓起了勇气，挤进了南场仓库。火在燃烧着，烟雾罩得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个劲儿往里跑。忽然，一间燃烧着的库房的墙壁倒坍了，“嘩”的一声，从里面流出一堆金黄的小米。马生子有多少日子没有看见这种东西了啊！他睁大了眼睛，不禁叫着：“啊，小米！小米！”一个箭步扑上去，双手将那小米捧起来，填在嘴里，然后去找袋子，他想给马大伯装些小米回去。可是国民党匪军已经到了南场，他慌忙绕着库房的墙脚跑。突然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跟头，爬起来一看是个麻袋，也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慌忙背在背上，跳出墙窟子，跟着两个人跑起来。几个国民党匪军发现他们，“叭叭”的向他们开枪，子弹“嘶溜嘶溜”的从他们的身边飞过去。转眼间，他旁边的一个人叫了一声，倒下了，接着另一个“扑通”一声也倒下了。马生子拚命的向前跑着，跑着……不知跑了多少时间，他也摔倒了。他抬头看了看，四处静悄悄的，太阳已经落山了。他捡的那个麻袋却还紧紧地攥在他的手里，里边装的是黑豆，一路上里里啦啦的漏掉了许多，剩下的不到二升了。他坐起来喘了喘气，把二升豆子抱起来，回到了土洞子。

走进破土洞子，马大伯正闭着眼睛静静的在炕上躺着。他伸手在马大伯的肩上轻轻的推了几下，唤着：“大伯！大伯！你快看，这下可不愁了，我给你拿回粮食来了！”

听到马生子说有了粮食，马大伯睁开了眼睛，吃力的爬起来。他看到马生子肩上挂的麻袋，又看看生子那惊得失去血色的面孔，皱起了眉头。他认定这粮食是偷来的，便说：

“孩子，这种年月，你从哪里弄来这些粮食？”

马生子怕马大伯的心里难过，不愿意把他去南场子的风险事儿说出来，便沉默了半天，说：“大伯，这……”

马大伯见马生子不敢说，便生起气来，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咱们是靠挖煤、卖力气吃饭，丢人的事，咱们饿死了也不能做，你从哪里弄来的，偷人家的？还是抢人家的？”

马生子慌忙说道：“不！大伯，都不是……”

马大伯更加生气的问道：“那是哪里来的？我活了五十岁没担过一点坏名声，可是你……去，从哪里弄来的，你就给人家送到哪里去！”

马生子慌了起来，说：“不，大伯！这东西不能送啊！”

马大伯气得浑身打起了哆嗦，顺手从炕上抓起一把挖煤的铁锹，向马生子吓唬道：“怎么就不能送，咱们不能让人家说咱们偷人家抢人家的东西！去，你赶快送回去！”

马生子一下趴在了马大伯的跟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五一十的将去南场子的经过说了一遍。

马大伯听后，把马生子紧紧搂住，说：“好孩子，我冤枉了你，那些东西应该拿，那都是咱们工人的血汗啊！可你为了我，不该去冒那样的风险……”

八、人穷骨头硬

从枪弹中得到的二升黑豆吃的只剩下一小碗了，马大伯的病还没有好。马生子把最后的一点黑豆拿出来，要给马大伯

吃，马大伯看了，不由得作起难来，想了一阵，说：“唉！孩子，田鼠还留三天粮，咱们是人呀，不能不想想以后咋办！这点东西不能再吃了，留着防备万一吧！”马生子一向很听马大伯的话，便把那一小碗黑豆装在破罐子里。他们又只好用野菜来充饥了。野菜老了，他们就放在锅里煮，直到烂了，变成了汤。这种野菜的特殊气味常常把它喝到肚子里又吐了出来。马生子看了难受，说：“大伯！不能喝就不要喝了。”马大伯说：“不，孩子，你什么也不懂，不喝容易，要死更容易，可要活下去，再不好喝也得喝！”他们就这样的熬煎着。

每天，马生子一早就到野地里找野菜。这天，他在路上碰见一个给鬼子当过把头的家伙，“噹噹噹”的打着铜锣，嘴里大喊着：“伙计们！上工啦！上工啦！矿井要出煤啦！上工啦！上工啦！谁要下井快来报名吧！”马生子听见有活干，跑过去，问道：“下井干一天活儿给多少工钱？”

那敲锣的说：“不少，每天二斤莜面，这是国军对你们的照顾，以后还要增加哩……”

光吃野菜三天两天还可勉强支撑下来，时间长了怎么也不成，所以马生子听到下井干一天活儿给二斤莜面，不禁问道：“从多会儿开始干活儿？要我不要？”

敲锣的说：“要要要！从现在起就干，越快越好。”

马生子问道：“有啥手续？”

那敲锣的说：“记个名字就行。”

马生子说出了他的名字、年龄、住址，那敲锣的用铅笔

将他说的记在本本上。马生子回到破土洞子，连气都顾不上喘，就兴冲冲的对马大伯说：“大伯！大伯！这可有办法啦，咱们再也不用挨饿啦，矿井开工啦，我要下井，一天能赚二斤莜面。”

马大伯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便由炕上爬起来问道：“什么？什么？你要干什么去呀？”

马生子说道：“我要下井干活儿去！矿井又出煤啦！”说着他拿了镐，和那井下照明用的小油灯向破土洞子的外边跑去。

马大伯有一股犟脾性，他认定不能干的事，就是雷打火烧，也改变不了他的主意。他对国民党已经憋了一肚子气，所以当他听清马生子说的话，不由得浑身一抖，眉头拧了起来，似乎身上的病一下子全好了，跳下地，追出破土洞子，大喊着：“回来，回来，你给我回来，你不能去！”

马生子停下脚步，返回身，吃惊的问：“大伯！怎么啦？”

马大伯说道：“啊呀！孩子，我说你不能去！不能去！”

马生子不明白，问道：“大伯！怎么就不能去？咱下井干活儿人家给咱莜面！”

马大伯生起气来，喊着：“莜面，莜面，你就知道个莜面，给你点吃的你就不要命了，你赶快给我回来！”

马生子见马大伯生气，只好跟着马大伯回到那破土洞子里，在炕沿边上坐下来。他很不高兴，噘着嘴，嘟嘟囔囔的说道：“好！不让去就不去吧，人家给咱莜面，又不是要咱白干，你的病拖拖拉拉的又不好，咱们饿在这里等死吧！”

马大伯长长的舒出了一口气，说道：“孩子，你年纪太

小啦，什么也不懂，你没看见来的这些人做的坏事吗？他们骨头里是什么颜色，我都能看得出来，你爹是怎么死的？你是叫谁扔进‘万人坑’里的？常言说：山穷石头在，人穷骨头在，穷不怕，要穷得有骨气，穷得硬朗！咱不能轻信他们说的，随便去卖命，等几天再说吧！”

马生子听着听着，吃惊的睁大了眼睛，流着眼泪说：“大伯！我不去啦，可我已经报了名。”

马大伯思忖了一会，问道：“你收人家钱了没有？”

马生子答道：“没有。”

马大伯说：“没有就不怕，他把你拉不去。”

过了几天，上工的人稀稀拉拉的，国民党兵便挨门摧逼。他们也来找过马生子几次，马生子却躲开了。马大伯想着在洞里呆下去也不安生，便领着马生子离开土洞，在小坡上的一个破房子里住下来。马大伯没吃的，饿得头都抬不起来，马生子便把藏着的黑豆磨成面，做成了糊糊，盛在碗里，放在马大伯的跟前，要马大伯吃。马大伯挣扎着爬起来，看了看那碗里的糊糊，又看了看马生子，见他额上淌着虚汗，浑身哆嗦着，脸面枯瘦得象个木猴儿。他不禁心酸起来，摇了摇头说：“唉，孩子，只有这点吃的东西了，你吃了吧！我老了不吃也不要紧，饿死也算活够了，你还年轻，你吃了吧，不要饿坏了！再说咱们的生活全靠你，你吃了，有了精神才能出外弄吃的去！”

马生子说：“不！大伯，我年轻，我饿不坏，你吃。”

马大伯那里肯自己吃。就这样，他们争着，让着，马大

伯没法子，只好将那一碗糊糊分出来一半，给马生子吃。可是马生子还是不吃，马大伯生气了，一把抓住马生子的胳膊，说：“你给我吃了！”

马生子这才端起碗来，没有想到，就在这时，两个抓人出煤的国民党匪兵闯进来了，要马生子下井去，马生子不去，匪兵火了，见马生子手里端着糊糊，就要夺走，马生子紧紧的把碗抱在怀里不放，国民党兵拚命的夺，两个人扭在了一起，争来夺去，碗“叭”的一声成了两半，碗里的糊糊洒在地下。马生子看着舍不得吃的糊糊洒了一地，一下子头发根都竖起来了，愤怒得发抖，挥起手中的破碗，朝那个兵的脸上打去，那家伙“哇”的一声，用手把脸捂起来。另一个家伙拉开枪栓想向马生子开枪，但房子太小了，人进去都得弯着身子，枪杆长，一下子支架不开，马大伯急了，大喊着马生子：“生子！快跑！”

马生子被马大伯提醒，把破房子的墙壁狠狠的一推，那些茭秆、蒿草做成的墙壁倒下去。他跑出了破房子，顺着一道土沟，跑进一块莜麦地里趴下来。那两个国民党匪兵追了过来，但没找着，走了。他便又站起来拚命的向前跑，他什么也不顾了，也不知要跑到那里去，只是一股劲跑着，跑着……

九、来到了后山

马生子一口气跑了七、八里路，累得头昏眼花，气都喘

不上来，回头看了看，两个兵早已无影无踪，不再追他了。他这才喘一喘气，擦了擦汗，继续往前赶路。往那里去呢？他连东南西北也闹不清了，不过他打定了主意：决不返回，往前走。

天色已经不早了，他才来到一个村子里。一打听，原来这就是后山。后山是矿工游击队经常来往的地方，马生子早就听说了，想不到今天转来转去，竟转到这个他向往的地方。可是，他找了好几天，走了好几个村子，却没找到游击队。后来有人说，游击队在马脊梁，他又奔到马脊梁。那时，他已精疲力竭，进了村就在一座破庙前躺下了。他正闭上眼睛，就被一群拿木刀、红缨枪的小孩子包围起来，并叫来了一个背着枪的高大黑汉。这黑汉叫刘山，他问明了马生子是个矿工，便对他说：“小家伙，不要害怕，我们是游击队，不打人、不骂人！”

马生子听了惊异得睁大眼睛问道：“呃！游击队，你们就是游击队！”

那黑汉说：“对呀！”

马生子高兴地问道：“你们要不要我当兵呀？”

那黑汉笑着夸讚道：“哈！你这小鬼可不简单，好！你先留下来吧！”

从此，马生子就留在马脊梁了。每天，他和别的矿工一样，带着油灯、篓子，下窑去背煤。这里的矿工差不多都是游击队，许多人身上都带着武器，他们下窑就生产，上窑就练习打仗、投弹、拼刺刀、打靶子、唱歌。马生子也参加了

这些活动，他对生产、站岗、放哨很认真，人们都叫他“小积极”。他的生活也改善了，他背煤赚了好多小米，便偷偷的回忻州窑煤矿，把马大伯也接来了。他们吃饱了，穿暖了，生活过得非常的愉快。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要在大同煤矿掠夺煤炭，派了大批特务，调来了大批的军队，进攻后山解放区，企图消灭矿山的革命根据地。

马脊梁所有的游击队员都出动了。马生子留在马脊梁，和村里的儿童团、老年队一起站岗放哨，捉特务。一天夜里，他由村政府开会回来，还没有睡下，枪声、狗咬声就响成一片。随后又听到有人大喊：“老乡们！快跑啊！反动派来啦！”马大伯从炕上爬起来，拉着马生子就跑，那知国民党匪军已进村了，门外响起了骂声和喊叫声，接着便是“咚咚咚”的敲门声。

马大伯急了，拉着马生子，并把他推到地窖里去，随手在地窖口上堆上一些烂柴，然后抱了根本柱把门顶起来。匪军的敲门声一阵比一阵紧，不一阵，门终于被砸开了，匪军亮起了手电筒，四处寻找人。他们把马大伯从屋子里拉出去，打他，骂他，要马大伯说出游击队和村干部的情况，马大伯一口咬定不知道，最后被押走了。等到国民党军走了，马生子才从地窖里出来，一口气跑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上躲藏起来。天明后，他才弄明白，村子里住满了匪军，正押着二十多个人，赶到一块坝地上，随后又赶来了一大群妇女和孩子。马生子从那二十多个人中，认出了马大伯。他真想下山去救他

们，又想一个人顶啥用呢？后来，他碰见了区里的工作员老王，老王叫他到高屯村送信。马生子接过信，回头望了望马大伯一群人，转过身便一溜烟似的，向着去高屯的方向奔去。半路上，马生子碰见了国民党军，转身又向山沟里跑。匪军发现了他，几个骑马的家伙朝着他飞奔而来。他一时慌了手脚，他跑呀，跑呀，拼命的跑，背后马蹄的响声越来越近。突然他绊倒了，便趁机把手里的信埋起来，爬起来又跑。没跑多远，一个骑马的家伙已经赶到了他的面前，跳下马拦住他的去路，在他的身上搜查了一阵，向他喝道：“小家伙！干什么的？”

马生子说道：“什么也不干，我是背煤的。”

那匪军又问道：“从哪里来？”

马生子想了想，说：“云岗！”

那匪军骂道：“妈的巴子，胡说！你是个小八路！”匪军把马生子带进高屯村的一个院子里，把他交给一个军官。这家伙的脸又黄又瘦，头上戴一顶大沿帽子，嘴里叼着一支香烟，笑眯眯的对马生子说：“唔！小孩子，害怕吗？别怕，我们不打你，你是去那里的？”

马生子说：“就是来这里的！”

匪军官问道：“你是云岗村的，来这里干什么？这里有你的什么人？”

马生子答道：“有我的大伯！”

匪军官又问道：“你大伯在什么地方住的？叫什么名字？”马生子一下答不出来。那匪军眨巴了一下眼睛，问：

“你是云岗村里的，云岗村有多少人？村长是谁？”马生子又答不出来了。那匪军官狠狠的扔掉了吸着的半截香烟，一把抓住马生子的胸脯，眼睛凶狠的盯着马生子说：“唔：原来你是个小八路，老实说，你来这里是找八路军的吧？”

马生子说：“不是！”

匪军官两眼还在盯着他的面孔问：“那么是送信的吧！”

马生子以为匪军知道了他埋信，浑身不由得一震，忙说：“不！不！不是！”

匪军官看穿了他的心事，立刻抓紧他的胸脯，使劲的一提，吼叫起来：“给谁送的？把信弄到那里去了？快交出来！不然我枪毙了你！”

马生子立刻想到了马大伯，想到了黑汉大刘山，想到了王工作员，忙说道：“我没有送信，我什么也没有送！”

那军官更加生气了，“啪啪”打了马生子几个耳光，打得他眼里冒金星，耳朵里嗡嗡叫。他咬住牙，想：不，不能说，绝不能说！

那军官又吼道：“你说不说？狗娘养的，我打死你！”

马生子不吭声。接着，又是一阵毒打，把他打得在地上滚来滚去。

正在这时，村外响起了枪声，村里的匪军乱成一团，打他的匪军跑了。转眼间，游击队象神兵似的已进了村，匪军都慌忙撤走了。

马生子想起了那封信，他什么也不顾了，四外的枪声还在响着，他拔腿就往山沟里跑，好不容易才找到那封信，又



国民党匪军官凶狠狠地说：“老实说，你是给八路军送信的吧？”马生子回答说：“不！不是！”

回到了高屯村，可是游击队象来时那样突然，又走得无影了，他只好带着信回到马脊梁。

生子到了马脊梁，找不见工作人员老王，也找不见马大伯，便“马大伯——马大伯——”大声喊叫，马大伯在山坡上答应了。马生子一见大伯，跑上前去，一头扎到大伯的怀里，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怎的，“呜呜呜”的哭起来。马大伯是怎么跑脱了呢？原来，马大伯一群人，有的拒绝匪军的逼讯，被打死了，有的正被审问，匪军还来不及审问到马大伯，发现游击队攻打来了，便失魂落魄地跑了。马大伯这才侥幸活了下来。

不久，国民党匪军派来了大批军队进驻后山解放区，并采取了蚕食政策，到处修碉堡，盖砲楼。游击队为了诱敌深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决定暂时离开马脊梁一带。那时，马生子正在临时医院看护游击队的伤员，听说游击队要离开矿山，他着急了，便找到大刘山说：“刘队长，你们领着我吧，我也跟你们去打仗！”这时候，马生子虽然有十五、六岁了，可是个子比枪只高半个头。大刘山好说歹说，才把他留下了，并安慰他说：“不久我们就要回来的！”

十、要活下去

国民党反动派侵入矿山革命根据地以后，到处搜查逮捕，杀人放火。矿工们只好离开了马脊梁，向农村和前山转移。马生子和马大伯呆不下去，也只好回到了前山的煤峪口

矿，找了一间破房住下来。

煤峪口矿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地区，井筒倒塌了，井架炸歪了，所有的井口停止了出煤，成千上百的矿工没有活干，都集中在这里。官僚资本家，地方绅士乘机打劫，把粮价弄得一日三涨，饥饿，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马生子和马大伯一点办法也没有，准备逃到内蒙古去。这时，马大伯的旧病又犯了，躺在炕上爬不起来。怎么办？马生子只好拿了把镐，借了个油灯，来到山沟沟里，想从那些破旧的小煤窑里挖些煤，背到农村换些吃的东西。可是所有的小煤窑都被封闭了。马生子转到了矿井上，发现了一大堆煤。天黑以后，他悄悄地避开匪军的岗哨，将煤装在桶里，一夜背上四、五趟，天明后再把存放在山沟里的煤背到农村去卖。他每天就是这样的背着、卖着，不论多少，总可以换回些吃的东西来。

那种年月，农村里的人们都穷得烧不起煤，没多久他背煤到附近的农村就卖不出去了。他只得背着到远处的农村去卖。一天，他背了一筐煤走了三十多里地，回转来时天色已经漆黑了。那时矿山的狼和恶狗很多，成群结队，天一黑就出来吃人。他走着走着，走近矿山的时候，四、五只恶狗，健壮得犹如小牛，向他扑来。他急了，用绳子打牠们。这些恶狗“汪汪汪”的嚎叫着，把他的绳子给咬去了。他抓上扬牠们，用拳头打牠们，用脚踢牠们。不论怎样使劲儿，都招架不住这些恶狗的袭击。突然一只狗纵身一跃，扑到他身上，一口将他的左腿咬住了，他双手擒住了那狗的耳

朵，狠狠的将狗的头朝地上按下去，狗嘴插进了土里，出不来气，发出一阵嚎叫，其余的几只狗惊跑了。他使出浑身的力气，狠狠的朝恶狗的头上一踢，然后松开手，那家伙便惊慌的逃去。马生子这才觉得腿肚子象刀割一样的痛，伸手摸了摸，粘糊糊的流着血。他顾不上这些，忙把换回来的一点吃的和掉在地下的绳子拿起来，一瘸一拐的走回家去。

马生子怕马大伯知道他被狗咬了心里难过，没有告给他，第二天还是照常背煤去卖。一天过了一天，他腿上的伤越来越重了，先是小腿肿，后是脚板肿，然后大腿也肿了。他还是照样去背煤，背不了一百斤，就背八十斤，八十斤背不动，就背五十斤。到后来，他的伤口化脓了，三十斤也背不动了，爬着回到家。马大伯这才发现他的腿肿得象条桦木椽，用指头一按一个坑子，急得惊叫了起来：“啊呀！孩子！你……你……怎么给狗咬了不吭声，把腿糟踏成这样？”

马生子哭着说：“大伯！你病着，我不去背煤，咱们吃什么呀！”

马大伯用拳头砸着自己的头：“唉！唉！全怪我这老不死！全怪我……”两人都哭了。

马生子再也不能动了。生活的重担便移到了马大伯的肩膀上。马大伯带着病出去讨饭。他虽然能够行动了，可是比马生子好不了多少，咳嗽，喘气，走起路来打着晃晃，有时还得爬着走，甚至三天两天都爬不回来。马生子看见马大伯带着病，爬着为他出去讨饭，心里难过得忍受不了，便对马大伯说：“大伯！你病成这样，不要为我出去了。”

马大伯没听他的，还是出去讨饭。马生子自己却打定了主意，他饭不吃、水不喝的躺在那里。马大伯急得没办法，哭着向他道：“啊呀，孩子！你当真是怎么了？我那点对不住你，你该说呀！我给你求爷爷、告奶奶讨回饭来了，你不该不吃呀！”

马生子也哭了起来说：“大伯！我再不能让你为我受苦了，我的腿反正也好不了啦！”

马大伯拍着手说：“啊呀！傻孩子，再苦我们也要活下去！”

马生子激动起来，紧紧的握住马大伯的手说：“真的，大伯！我真糊涂，我们要活下去！”于是他吃起饭来。

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马大伯出去讨饭，几天没有回来了。他向人一打听，原来马大伯到外边讨饭，因为没有通行证，被国民党匪军的警察抓去了，关进了监狱。他躺在炕上哭着哭着，直到流干了眼泪。饥饿翻腾着他的肠肚，屋子里空空的，什么吃的也没有，他瞪着眼睛想着：我就这样活活等死吗？不！要活下去。他毅然扶着炕站起来，忍着撕心碎胆的疼痛，咬着牙，拄着一条大棍子，挣扎着出外去讨饭。

慢慢地他的腿生蛆了，肉也烂掉了，还得沿门去讨饭。那时候矿山上的人家，一家要比一家穷，他每天奔走好多路，才能弄到一点可吃的东西。由于走路太多，劳累过度，他腿上的肉越烂越厉害，他痛得浑身发抖，寸步难行。他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

一天，又一天，马生子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着。他的腿伤也愈来愈重了。在冬末的一个雪天，他拼着全身力量在矿山上艰难地走着，突然，他一个闪失，“圪矜”一声，立刻疼得他昏了过去。清醒过来后，发现小腿上一块骨头顶出外面来了。他狠狠心，使劲咬住牙，用力将那块突出来的骨头抓住，忍受住难言的疼痛，使尽浑身力气，猛地向后一挺身子，那块细长细长的骨头，带着血和肉被他从小腿里拔出来。他昏了过去……

醒来时，他被工人们团团围住了，一双双亲切的目光紧紧盯着他。从此，他在这些阶级兄弟们的热心照顾下，慢慢养着伤。

春雷一声响，矿山解放了。

马生子被送进了矿山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望着一张张前来看望他的亲人似的笑脸，一时弄不清自己是在梦中，还是在人间。他问那些穿白衣服的医生和护士：“啊呀！你们说我是活着，还是死了？”医生护士们看着他大笑起来。他仔细看了看，见那些病床上躺着的都是在矿山上受苦受难的矿工，他明白过来了，象孩子回到了母亲身边，眼眶里滚动着激动的泪花。

马生子的腿治好后，又回到了矿山，真是没想到，马大伯也回来了。他一下子扑到马大伯的跟前，问道：“啊呀，大伯！你还活着，是谁把你救了？看你穿上了新衣服。”

马大伯也高兴得不得了，把马生子拉住，笑着说：“你

看你不是也穿上新衣服了么？你的腿怎么样了？”

马生子看着自己平生第一次穿上了新衣服，笑着笑着又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矿山解放后，转眼十多年了。马生子亲手参加了矿山的恢复和建设，亲眼看着矿山的新生和成长。一九六四年，党和政府帮助他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一个当了公社生产队的会计，一个当了人民教师，过着新的生活。马大伯解放后也过着幸福的晚年，到一九六二年才亡故了。

马生子现在是大同永定庄矿掘进队的大队长，曾经担任过掘进队的党支部书记。每当他想起旧社会生离死别的亲人，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便更加热爱新社会。十几年来，他把对敌人的刻骨的仇恨化为巨大的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矿山中，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